

張恨水
全集

平沪通车
如此江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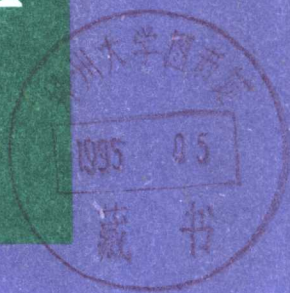


01010435512M 郑州大学图书馆

張恨水
全集

短篇小说 ● 第二十八卷 ●

平沪通车
如此江山



Qaz 62/05

(晋)新登字2号

平沪通车 如此江山

张恨水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
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 字数: 279千字
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朝阳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ISEN 7—5378—0770—1

I·743 (平装) 定价: 9.00元
(精装) 定价: 11.20元

目 录

平沪通车

第 一 章	一个向隅的女人.....	1
第 二 章	萍水相逢成了亲戚.....	12
第 三 章	中了魔了.....	25
第 四 章	二等车上的典型旅客.....	36
第 五 章	身份不明的一幕.....	45
第 六 章	深夜在三等车上.....	54
第 七 章	大家心神不安.....	64
第 八 章	求人助者亦愿助人.....	75
第 九 章	甜言蜜语.....	86
第 十 章	小醉了一场.....	96
第十一章	浦口渡江时.....	106
第十二章	醇酒妇人.....	115
第十三章	原来她是个骗子.....	124
第十四章	不堪回首又苏州.....	135

如此江山

第一章	热心人趁热天来	1
第二章	秦淮之夜	10
第三章	欢迎姑母同行	21
第四章	又一位斯文小姐	32
第五章	不是冤家不聚头	43
第六章	忽嗔忽喜春风面	54
第七章	三笑	65
第八章	登山	76
第九章	结邻	87
第十章	又一场误会	98
第十一章	云雾里的话	107
第十二章	谁家玉笛暗飞声	118
第十三章	弹性的手杖	129
第十四章	作出来的病	140
第十五章	杯弓蛇影	151
第十六章	这边欢乐那边愁	162
第十七章	文似看山不喜平	173
第十八章	井水不犯河水	184
第十九章	不可忍受终须忍受	195
第二十章	黄莺斗舌之时	207
第二十一章	欲擒故纵之间	219

目 录

第二十二章	等着了一封绝交信.....	230
第二十三章	她也很消极.....	242
第二十四章	最后一计.....	253

第一章 一个向隅的女人

我们若是在车站上有一份职业，在清闲一点的时候，一定会奇怪着，每次火车到站的时候，何以有这些旅客蜂拥了来？而每次火车开着走的时候，又是那样载了无数的人去？火车每日这样来往不断的走，旅客也是这样不断的拥挤，这是一个有趣味的问题。因为回想往昔没有火车的时候，作远路旅行的人，何以不会这样的风起云涌呢？这不是我们一种架空的设想，在火车站上有几位送客的朋友，正是这样的讨论着呢。这是民国二十四年一月三日下午两点四十分，离那平沪通车开行的时间，只有二十五分钟了。北平正阳门外东车站的旅客，流水似的由外向里走。只听那各种的鞋子，踏着站台的响声，稀沙稀沙，可以知道人是怎样的多。可是旅客虽是这样的热闹，却不能减少空气里一丝丝寒冷的意味。站台外的铁路上，还堆积着那打扫未尽的残雪，这雪虽是不多，和那站北城墙砖缝里留下的残雪一样，在行人眼里看来，便增加了不少的冷意。这虽是个晴天，可是到了下午，太阳偏西以后，就不知道它藏到什么地方去了，因之半空里阴沉沉的，没有什么颜色。那寒风呼的一声，偶然向站台上扑了来，把城墙上所积的干雪，刮了起来，像撒细沙子似的，向人群里袭击。虽是穿了皮领大衣的阔旅客，将脖子缩着，把领子紧紧的裹着，然而在每个行人的鼻子尖上，都冻得红萝卜皮似的。火车头透汽管子里的白汽，虽向外射

着，然而在那下面的轮轴上，冷气滴成的冰结得很厚。这和那肩行李的脚行，情形正是一样，嘴里向外透着热气，红鼻子尖上还是不住的向下滴着清水鼻涕。所以那些穿短衣服的人，两手都插在衣襟底下，借这个取些暖气，头上戴的兔皮帽子，虽把两只护耳放了下来，掩着两只耳朵，可是脸上都冻成了青灰色。凡是这些，我们可以知道这车站上是怎样的冷。可是火车里面头等包房里，却还另是一番景象，三四个送客的陪着一位旅客，同拥挤在屋子里，虽是各把皮大衣脱了，皮帽子摘了，然而各人身上，还是向外冒着热汗。这包房里的主人胡子云，是位财界上的二三等人物，白净的圆脸，在嘴唇上略微带一撮小胡子，配上他那副玳瑁边圆式眼镜，果然是有些官派。他身上只穿了一件极薄的蓝绸驼绒袍子，卷着两只袖口，卷出里面的一截白绸小褂来。手捏住烟斗的头子倒拿着烟斗的嘴子，向人指挥着说话。送客的人，到了车子上来送人时，那不过是一种仪式，七嘴八舌的，说不到正经话上去，有告别的话，也不待到这时才说。这位胡先生除了抽烟，就是向人微笑，因为送的人太多，他也不知道向谁说话好，只有微笑而已。这时，忽听得娇滴滴的一阵妇女喧叫声音，听时，她道：“茶房，一个空铺位子都没有了吗？”又听了茶房答道：“一张铺位也没有了。要是官客呢，半路上还可以想想法子，堂客可不成。请到饭车上去坐着吧。”又听到那女客叫道：“你这人怎么这样不讲理？官客倒可以凑合，女客就不行，为什么女客不行呢？你这不是明明说欺侮人的话吗？”茶房道：“小姐！您别着急，听我说。车上的规矩，官客只能和官客并房间，堂客也只能和堂客并房间，现在这车上的房间都坐满了。一间房间，原是两

张铺，若是有一位堂客在里面，还空着一张铺呢，我可以把你向里让。若是里面是官客，就是空了一张铺，我怎好把你向里让呢？”这女客和茶房这番交涉，早把全车的人都惊动了，就是胡子云也不免伸着头向外看来。只见一位二十附近的女人，穿了一件高领子皮大衣，在皮领子中间，露出那红白相间的粉脸来，两片翠叶耳环子，只在领子上面不停的打着秋千。看她那漆乌的眼珠，闪动的两个漩涡，蓬松着的头发，没有一样不是勾引人的。她偶然抬起手来，抚摸着自已的头发，却在她无名指上，露出一粒蚕豆大的翠石戒指。这样摩登的人物，怎么连坐火车的规矩都会不知道呢？那女客见许多人都向她望着，这才道：“那么，我现在到饭车上去坐着；半路上有了铺位，可得去打我一个招呼。”说着，她提了两只手提箱子，一扭一扭的走了。茶房一个人自言自语的道：“上车没有铺位，应该找车守去设法子，和我们茶房说这些个有什么用？这么一位摩登女士，会是第一次坐火车，你说怪不怪呢？”胡子云正想和茶房说什么话时，车子上的电铃，已是叮叮叮的响，这是到了开车的时候，车上的人一阵纷乱，陆续的走下车去，旅客反是要向车外送送客的，于是把刚才这一段事，也就揭开过去，不加理会了。胡子云这间房里，就是他一个客人，他买的是下铺，上铺还空着。车开以后，他拉上了房门，车子里更是热不可当，于是索兴把身上这件轻飘的驼绒袍子，也给脱了，只穿了一件小小的短夹袄，隔了车窗，向外看看风景。因为他自到北平以来，有两年多不曾出得平市市境一步，久静喜动之下这是很感觉到有趣味的了。所以在火车一开过了永定门的时候，渐渐走上了荒野，前若干日子下的雪，依然是漫田漫地的堆积

着，在雪地里的人家，似乎都缩小在两三株枯凋的树下，不见有个行人在田野里走。不过这景致虽是极其萧瑟，但是这白汪汪的一片颜色与天相接，那是在北平城里所不容易看到的。身上穿着短夹袄，又可以看这样的雪景，那是很称心的一件事了。一直眺望到了丰台，只见站台上的小贩，来往在车窗外奔走着，却有两件事是值得注意的，其一是卖腊梅花的，捧了几把花枝在手上，高高的举起；其一是卖黄瓜的，将手指般粗细的黄瓜，用干苇子捆来了，四条一捆，放在筐子里卖。胡子云正推开窗户，伸出头去，待要问价钱，有一个人手上拿了两捆小黄瓜，向他点点头。子云道：“啊哟！原来是李先生。你也在车上，好极了，快请到我这房间里来坐坐，我正自发愁着一个人是十分的寂寞呢。”这李先生也是一个人出门，同样的感到寂寞，见有熟人在这里，立刻走上车，进了房间来。胡子云握了他的手道：“诚夫，你何以有功夫在这个时候出门？”诚夫将黄瓜放在窗前茶架上，笑道：“吃黄瓜，这是这截铁路的新鲜味儿；是地窖里烘出来的。”说着，坐下来，才答复道：“学校里要在上海买点东西，叫我跑一趟。”子云道：

“你住在哪号包房？”诚夫笑道：“我们穷教授，不能和老爷们打比呀！我坐的是二等车呢。”子云道：“你一定是用公款了，又何必为公家省那几个有限的钱？”诚夫道：“公家就是这样规定的，我也不能自掏腰包，垫钱来坐头等车。我那屋子里虽有四张铺，却是我一个人，也和你坐了头等车差不多。”说着，皱了眉道：“哎呀！你这屋子里未免太热。”子云道：“中国人起居饮食的设备，那总不能科学化的。有了热汽管的设备，这热汽来了，就是让它自由上涨，没有一

点限制。若是在外国，那就不然了，屋子里需要多少高的温度，就把热汽放到多少高。”这时，茶房提了茶壶进来，只看他单薄薄的穿了一件制服，可知他也是很怕热的。子云道：“你们也知道热，何不把热汽管改良一下。”茶房操着天津话，笑答道：“好吗，您啦！不瞒您啦说，今天由东向西来的敞车里面，在塘沽冻死两口子，我们热得难受，也就凑合了。”诚夫点头笑道：“他这话有理，我们倒是应该凑合凑合。”子云道：“你说凑合，我倒想起一件事。开车的时候，上来一位女客，找不着头等包房，只好上饭车去了。据你说，二等还很稀松，她何不改坐二等？有地方睡，还可以少花钱。”诚夫道：“但是天津方面，定铺位的很多，大概是在天津方面卖出去了。子云兄总是个多情人，肯为女人留神。”子云笑道：“我不过这样的想着，我已经有三个太太了，还会打别人的主意吗？”诚夫笑道：“银行里的老爷，有的是钱，就讨四个五个又何妨？”子云笑道：“却也是不在乎，只是身体有些吃不消吧？”说着，哈哈大笑。诚夫将架盘上的茶壶提起，斟了一杯茶待喝。子云摇着手道：

“这茶太坏，我们到饭车上去喝杯咖啡罢。”说着，他已站起身来，穿上了长衣。诚夫也觉得这屋子里太热，于是先走出房门来。隔壁这房间的门，却是半开着的，诚夫对于这个，也不曾理会，便站在那房门边。手原是垂下来的，猛然之间，却有一种软而微凉的东西，在手上接触了一下，低头看时吓得身子一跳，向后退了两步。原来这屋子里有一条灰色大狼狗，由门帷幔下伸出一只长嘴来，刚才手上接触的，就是它这嘴。看那屋子里时，有两个西服青年，其中一个黑胖青年正拿着拴狗的皮带。狗在火车上，是要买票的，那人

坐头等车而带狼狗，其为阔气也可知。诚夫本意，是想招呼一句，叫他把狗带紧一点，可是心想着，自己又不坐在这截车上，管那闲事作什么？阔人架子总大的，也犯不上去碰他那无味的钉子，于是再将身子退后一步。子云出来，恰是看到，一句话没问出，那狗索兴钻出半截身子来，伸了尖嘴怪鼻子在子云身上嗅着。他猛然看到，也是向后退着。这包房外面的过道也不到二尺宽，两个人挤着，不免撞个满怀。那黑胖青年看到，不但不将狗拉进去，反是眯着一双肉泡眼微微的笑了。子云瞪了他一眼，也没作声，转身走了。穿过这辆头等车，便是饭车。这时，离开晚饭的时候还早，各桌子上多半空着，只有一个西洋人，在正中一张桌子上打扑克牌消遣，桌上搁了一个啤酒瓶子，一只杯子。靠那头，几个穿白色制服的茶房，站着坐着在谈天，子云将手上拿的一听烟卷，顺便向靠进门的这张桌子上一放，正待转身坐下去，回头时，却看到靠壁的这椅子上，坐着一位女客，正是开车的时候，要找铺位的那人，她手上捧了一本洋装书，斜靠在椅子角落里看着。那烟听放在桌上，当然有些响声，她由书头上向外射了眼光过来，二人却好打个照面。这在子云是一件冒失而失礼的事情，不免脸上一红。但是她并不介意，还是坐着看她的书。子云用很细小的声音向她道：“对不住。”于是将烟听移到隔座的一张桌子上来，倒退一步，向前坐着，诚夫就坐在他对面。茶房过来，子云要了两杯咖啡，眼光已不免向对面那女人看了去。她这时已脱了青色的高领皮大衣，身上穿的是一件枣红色的绸旗袍，在衣服边沿和袖口上都滚了两道细微的白条纹。袖子小小的，身腰细细的，在那胸前，隆然而起的有两个影子。这衣服虽不是十分的时

髻，然而这颜色和那身材多少含有一点刺激性。她两只雪白的手捧了那本洋装书，很大方的在那里看着。子云心里也就想着，这个女人，究竟是哪一路角色呢？若说是女学生，年岁大一点，而且这服装，也偏于奢华，不是个读书的样子。若说她是姨太太式的交际人物吧？这样斯斯文文的坐着看书，而且是洋装书，比较的是文明点儿的人儿了，也不像。他心里想着，眼睛又不住的向那女人身上看着。茶房将两杯咖啡送到桌上来了，子云慢慢的拖着托咖啡的杯子到面前来，左手扶了咖啡杯子，右手拿了小匙子，只管在咖啡杯子里搅着。李诚夫道：“你喝咖啡不搁糖吗？”子云依然向杯子里搅着，好像是没有听到，那个看书的女人，虽然坐得远，却是听到了。将两手捧着的洋装书，慢慢的放了下来，由书头上射出两只活动的眼珠来。虽然看不到她的嘴角，然而便只看她活动的眼珠，已经是充分的露出笑来了。可是她由书头上射出眼光来看人的时候，也不过是若干秒钟，很快的工夫，她又把两手捧起书来看了。直到这时，子云将小匙舀了一满匙子咖啡向嘴里送去了，那舌头接触着，简直是苦得卷不起来，低头一看，糖罐子可放在桌子中间，原来是自己不曾放糖下去呢。见李诚夫对了自己，也有点笑的样子，未免难为情，便笑道：“我喜欢喝香茶，不怕苦。所以很清淡的咖啡，也不搁糖。不过这咖啡熬得很浓，倒是非加糖不可。咖啡这样东西，不像喝茶，只图个热图个香，味是谈不上的。这咖啡倒是熬得很香。”说着，夹了两块糖，放到杯子去。趁着诚夫偏过头擦火柴的时候，又夹了一块糖到杯子里去。他自己觉得也是有些失了常态，就不敢怎样的向那女人看着了。那女人是否向这边注意过，那是不得而知，可是

那女人在那里说话了。她道：“茶房，你们这咖啡，是新熬得的吗？”茶房道：“是新熬得的。”她道：“好！你给我也来一杯。”那茶房听了，送了一杯咖啡去，把这桌上放的糖罐子，顺便的带到那女人桌上去。那女人将小匙子在咖啡杯子里搅着，向茶房道：“这咖啡是要热的才好喝。”茶房道：

“我们这饭车上，不敢预备次东西，这咖啡香着咧！”那女人道：“咖啡就是喝这点香味儿。”子云在这里听着，不由得心里一动，这女人说的话，怎么和自己的口吻一样？这岂能是完全出于无意的吗？因之又抬头向那女人看去。那女人将那本洋装书放在桌上，用一只手胳膊撑在书上，托了自己的头，那眼光半射在桌上，半射到对面的桌子上来，要说她是在偷看人可以，要说她态度大方，毫不在乎也可以。因之子云虽满抱着偷看她的心事，又怕她是个过于摩登的人物，那她不但不怕人，简直会明白的质问她，为什么偷看她的。可是在她这样每次略略用眼光射到人身上来说，又像是并非不可纠缠的。于是对了李诚夫说话，将眼光略射到那女人身上去。这就放大了声音道：“市面尽管是闹着不景气，由北往南，由南往北的人，还是这样的拥挤。简直有人买了头等车票，找不着铺位的，你说这是怪事不是？”说到这里，那女人竟是端端正正的看着，大有正式向这里说话之意。诚夫先是见他魂不守舍，已经有些纳闷，现在听到他说这种话，心里就很明白，这岂不是说那椅子角落里的那个女人吗？他先说有个买头等票的女客，坐在饭车上，就是这一位了。心里想着，也就不免回头看来，只见那女人翘起右手的小指无名指，夹着小茶匙，只管在咖啡杯子搅动，那无名指上，亮晶晶地带了一个钻石戒指。这自然是阔人之流的家眷，何以是

一个人出门？这倒可怪。不过他是回过头来看的，不便注视，看了一眼，立刻也就回转过脸去。子云道：“诚夫，你何不搬到我屋子里来住？也不在乎加三四十块钱。”诚夫笑道：“刚才你说了，市面闹着不景气呢，省点儿花罢。我也说过的，我们吃粉笔的人，那是不能和你们要人打比的。”子云淡淡的笑道：“你把我太高比了，我哪里能算是要人，也不过有碗饭吃而已。现在我每月的经常费，就是一千四五百块钱，自己想了起来，也是不得了。”诚夫道：“用到这样的多吗？”子云道：“可不是！我也是非常的纳闷，糊里糊涂的，何以一个月就用这些个钱呢？至于我自己在外面的活动费，还不在于内。”子云正说的得劲，那女人却大声的叫着茶房。茶房过去了，她问道：“你们这里有加力克的烟卷吗？”茶房道：“只有三炮台。”那女人对子云桌上一努嘴道：“那不是加力克？”茶房微鞠着躬道：“小姐，那是人家由北平带来的，车上不预备。”女人道：“你们饭车上的人，总是守死老规矩，稍微变点花样，就是不行。去罢！”茶房只好笑着走了过来。子云不是个聋子，如何不听见。而况他也是有意于那女人的，这几句话，也就是字字入耳了。等那茶房走到桌子边，就把那茶房叫住，低声问道：“那位小姐，是要加力克的烟吗？”茶房道：“可不是，可是车上没预备。她以为你这一筒烟，是车上买的呢。”子云笑道：“茶烟小事，随便可以敬客，你把我这筒烟送了过去。在火车上非常的寂寞，不抽烟解闷，怎样行呢？”说着，将桌上这筒烟，交给了茶房。这不但茶房，觉得他有些冒昧，便是诚夫心里也捏着一把汗。和人家萍水相逢，男女有别，怎好突然的送人家烟卷抽。可是茶房拿着烟在手上，远远的偷看那

女人时，见她脸上兀自带着喜容。子云说送烟她抽的话，她决不能没有听见，听见而不见怪，那是不会拒绝的了。便故意举起那筒烟来，放到那女人桌上，笑道：“这是那位客人的，他说茶烟不分家，是敬客的，请您随使用。”那女人先看了那筒烟，然后格格的笑站起来，向子云远远的点了个头道：“多谢！不客气。”子云也站起来道：“车上买不到这个牌子的烟，这位小姐就请用罢。”女人笑道：“那么，多谢了。”她在烟筒子里，抽出四五根烟卷，就把烟筒子交给茶房，让他送回来。子云还是站着的，老远的就摇着手道：“这没有关系，你留下罢，我网篮里带着很多呢。”那女人又笑着道：“那么，我留下了。谢谢！”她说毕，很自然的坐下，吸着烟，翻了书看。子云心想：“这女人的态度，总可以说是很大方，不过比较规矩什的女人，一个生人送她一筒烟卷，那是不会受的。不要她是舞女之流吧？然而舞女岂能这样规规矩矩的看书？他正觉得这个哑谜，是不大好猜。那女人忽然又把茶房叫去了，她道：“这车子什么时候到天津呢？”茶房道：“六点到了，您在天津下车吗？”她道：“没有铺位，我能够在饭车上坐两天两宿，坐到上海去吗？我只好和站长交涉，在天津下车，改坐别班车子走了。”茶房道：“您要是来回票的话，下车就得了，用不着交涉。上海到北平来回票是四十天的日期，在四十天以内，您赶回原处就成，中途在哪儿下车，也没关系。”女人道：“天津有好几个车站，我要是找好旅馆的话，应该在哪儿下车呢？”茶房道：“老站。”女人道：“什么叫老站？”茶房道：“就是总站。”女人手按了书面，抬起头，微转了眼珠，沉思了一会子，笑道：“哦，是中央车站？”子云听到

她说得很文雅，觉得刚才猜她是下流女人，那又错了。这时，她说着手，却把手边上的小皮包打了开来，取了一张五元钞票，交给茶房，向子云这边桌子上指着道：“那两位先生的账，都由我这里代付了。”子云真是作梦想不到，这女人是这样的大方，站起来连说不敢当。就是李诚夫也站起来，说是不必。那女人向二人瞅了一眼，微笑道：“刚才这位先生，不是说过了茶烟不分家的吗？”这句话，说得非常扼要，叫子云简直无法可以答复，只好听她的便，由她付了账了。